

放逐諸神

——文論提綱和文學史重評



文學中國叢書

劉再復著

放逐諸神

——文論提綱和文學史重評

文學中國叢書

劉再復著

《文學中國叢書》編委會

主 編：劉再復

學術諮詢：李澤厚、李歐梵

策 劃：陳松齡

責任編委：顏純鈞

放逐諸神・劉再復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528 3671 圖文傳真：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528 3605 865 0708 圖文傳真：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衆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896 3687 圖文傳真：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303 1010 (13線) 圖文傳真：764 1310

© COSMOS BOOKS LTD. 1994

ISBN 962 257 714 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四年・香港

叢書前言

一九八七年，本社開始出版第一套文學叢書——《天地文叢》，收集大陸當代作家的一些優秀作品，包括小說、散文、戲劇等。

現在，我們又決定出版《文學中國叢書》，作為本社第二套文學叢書。這套叢書與第一套叢書的重心不同，它側重於文學欣賞、文學批評、文學研究、作家手記，還包括與文學相關的美學研究、藝術研究和更廣泛的文化研究。

在世紀之交出版這套叢書，是因為本社同人和叢書編者感到：我們所處的歷史時間，是非常需要知識者思考的時代。這個時候，世界正在步入新世紀，而中國正在步入現代社會。中國一百多 年來的動盪、戰爭、革命、政治運動，只是進入現代社會的前奏，它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正是為了實現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在這一歷史時間中，中國的社會經濟正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於此，文化觀念也需要有一個結構性的變化。這種變化，需要一代乃至幾代人的知識活動才能完成。我們以此叢書形式，參與這種知識活動。

作為知識活動的一種形式，本叢書將追求下述特色：

(1) 盡可能吸收世紀之交海內外中國文學、文化研究的思維成果，盡可能反映海內外中國學人新的思

路和立場，使叢書帶有當代時間性特點。

(2) 盡可舷反省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學歷程和文化歷程，以理性態度面對並質疑在本世紀中流行的觀念和命題，使叢書帶有文化反省性特點。

(3) 盡可舷吸取青年一代的人文科學學者、教師、留學生、研究生的學術成果，容納他們的新視野和新語言，使叢書帶有文化連續性特點。

我們的工作是一件建設性、積累性的長期工作。我們不求轟動效應，但求經常、持久效應。因此，我們將如同出版《天地文叢》一樣，逐年有所累積、有所收穫，從容、踏實地走向二十一世紀。

目 錄

叢書前言

第一輯 當代文學歷程概說

從獨白的時代到複調的時代

——大陸文學四十年發展輪廓

- (1)「新台閣體」詩文的興衰 (2)從獨白到轉達意識形態的獨霸
的草創和獨白時代的裂變 (4)文化小說和諸新型小說的歷史出場
的「解構」革命 (6)文學異質性單元的共生和對話

中國當代詩文中的「新台閣體」

- (1)明代永樂至成化年間的「台閣體」 (2)「新台閣體」的變遷
「帝王魂」 (3)詩文中的

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文學的兩大現象

謳歌文學與輓歌文學

- (1)中國古代的謳歌文學與輓歌文學 (2)大陸的謳歌文學現象
(3)白先勇的輓情

文學

第二輯 「重寫文學史」的思考

重寫文學史的神話與現實

- (1)「重寫」與薛西弗斯神話 (2)從「雙線文學史」到「雙質文學史」 (3)挑戰
世俗批評視角和世俗批評語言

文學史悖論

- (1)文學發展，文學無發展 (2)文學發展具共時性，文學發展具歷時性 (3)文學
的周期性，文學的非周期性 (4)文學時間不可逆，文學時間可逆 (5)文學有規
律，文學無規律

附錄一：

- 「文學史悖論」的補充對話（李歐梵、劉再復）

附錄二：

- 中國古代的若干文學史觀

當代文化範疇內的歷史重構

- (1)歷史闡釋的主體個性 (2)歷史寫作的「反時序」思考 (3)直線進化觀質疑
(4)歷史運動與個人選擇的責任

103

94

88

72

61

第三輯 現代文學史重評

中國現代小說的政治式寫作

——從《春蠶》到《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 (1) 兩種政治式寫作的混合 (2) 文學對政治意識形態的轉達 (3) 「歷史罪人」的發現
(4) 命名的暴力 (5) 敘述中的流血祭禮 (6) 人性消失的「冷文學」

二十世紀中國廣義革命文學的終結

- (1) 從新文化草創到新文化霸權 (2) 馬克思主義時間觀對文學敘述的支配 (3) 《春蠶》批判——小說文本對社會問題的暗示 (4)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批判——小說敘述中的仇恨崇拜 (5) 《艷陽天》批判——小說寫作對政治意識形態的無條件順從 (6) 《李自成》批判——蛻變成現代意識形態神話的歷史故事 (7) 歷史決定論支配下敘述者自由意志的喪失

絕對大眾原則與現代文學諸流派的困境

- (1) 上篇：大眾觀念和絕對大眾原則的確立 (2) 下篇：絕對大眾原則下現代文學諸流派的命運

中國現代文學運動的陷阱

——李歐梵、劉再復對話錄

- (1) 兩極思路的陷阱 (2) 「主義」的陷阱 (3) 「集團」的陷阱 (4) 陷阱外的上海
都市文學

魯迅研究的自我批判

——在東京大學「魯迅和異文化接觸」學術會議的發言

- (1) 魯迅的偶像化：丟失與魯迅的對話能力和提出質疑的能力 (2) 瞿秋白「兩段論」模式的影響：忽視魯迅的「內在悖論」 (3) 毛澤東「三家」整合觀念的影響：拔高魯迅「革命家」形象，缺乏對魯迅本質化界定的警惕

「五四」文學啟蒙精神的失落與回歸

- (1) 歷史角色的互換——啟蒙主體的易位 (2) 社會運動重心的轉移和個性生長土壤的貧瘠 (3) 啓蒙主題的回歸與創作個性

第四輯 文學諸論提綱

文學對國家的放逐

告別諸神

——中國當代文學理論「世紀末」的掙扎

- (1) 走出他人的陰影——告別諸神 (2) 走出獨斷論——告別美學暴君 (3) 回歸主體和回歸文本的掙扎 (4) 困境：雙重壓力

再論文學主體性

- (1) 主體性命題的文化背景：對心物二元對立世界圖式的懷疑 (2) 主體性的若干範疇和文學的超越性特徵 (3) 創造主體性：藝術主體對現實主體的反抗和超越

308

293

283

250

236

- (4) 莊周蝴蝶的互夢：主體的充分對象化和主客對立的消解
(5) 技巧的追求：
詩與小說文本中顯主體和隱主體的反差與變幻

近年來文學觀的變動

——《文學的反思》台灣版自序

論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的文體革命

- (1)「文體」定義和積極語言觀 (2) 打破「代聖賢立言」的新變體 (3) 批評符號
系統與哲學基點的變動 (4) 近現代文體革命與當代文體革命 (5) 「新術語」湧
入後的非難與辯護 (6) 文體意識覺醒後的期待

第五輯 新文學歷史情景

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歷史角色的變遷

- (1) 從「鄉村士紳」到現代知識份子 (2) 城市知識份子集團的崛起 (3) 從城市知
識份子到激進革命家 (4) 從激進革命家到革命王國的順民 (5) 執政黨和知識份
子

「解放」的困頓

後記

【第一輯】

當代文學歷程概說

從獨白的時代到複調的時代 ——大陸文學四十年發展輪廓

獨白時代之一：「新台閣體」詩文的興衰

關於大陸當代文學的羣體性現象，我在已發表的幾篇文章中曾作過描述。例如，在〈中國當代詩文中的「新台閣體」〉（《九州學刊》一九九一年十月號四卷三期）一文中，我就對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國的詩歌和散文的基調和基本體式作了概括，認為這個年代的詩文乃是明代永樂成化年間三楊（楊士奇、楊溥、楊榮）「台閣體」的重新顯現。「台閣體」的特點就是以千篇一律的僵化形式粉飾太平，頌揚帝王的權威，從而喪失了個體的生命感覺和個性經驗語言。以郭沫若、賀敬之、臧克家為代表的新台閣體也有類似特點。不過，它開始時還帶著某些真情與豪氣，不失雍容典雅，屬於革命後的謳歌文學，但發展到了六、七十年代，則變成充滿矯情的獻媚文學和阿諛文學，詩文成了夤緣求進的階梯，完全失去文學的價值。而郭沫若、賀敬之、臧克家等則成了現代的宮廷詩人。可以說，就其境界而言，七十年代「台閣體」後期的詩作，已降到本世紀現代詩歌的最低點。然而，在瀰漫著「台閣」氣的二、三十年中，也有一些詩歌是特殊而有價值的。例如艾青的《海岬上》，穆旦的《葬歌》，郭小川的《望星空》和《將軍三部曲》，聞捷的《吐魯番情歌》、《天山牧歌》和《復仇的火焰》等。其中郭小川的《望星空》竟寫出熱火朝天時

代的大寂寞感，而《將軍三部曲》寫了戰爭中情愛與人性的掙扎，真是空谷足音。但是，這些詩歌一出版就遭到批判，因此，整個詩壇還是被「新台閣體」的空疏之氣所籠罩。這種詩歌的絕境，直到一九七七年才被北島、舒婷、芒克、楊煉等「今天派」詩人所衝破。「今天派」詩歌的功績在於它打破「新台閣體」那種「代聖賢立言」的詩路，重新復活詩歌的個體生命感覺和個性經驗語言。除了這羣年輕詩人之外，老詩人艾青、邵燕祥、綠原、蔡其矯、公劉、彭燕郊、流沙河、劉湛秋等，也為打破詩歌的僵死模式作出貢獻。

除了詩歌之外，散文也陷入新台閣體的基本格式。「五四」和「五四」之後二十年間的散文成就是很高的，它的基調乃是表現自我人格和自我對時代的感受。到了四十年代，延安開始大力提倡寫作「戰地通訊」，使散文變成描寫前線事態和集體事功的時事性文學。一九四九年之後，「戰地通訊」成為散文的主流。劉白羽的《光明照耀著瀋陽》（一九四九年，山東新華書店）、《偉大的戰鬥》（一九四九年，海燕出版社）、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一九五〇，人民文學出版社）、楊朔的《鴨綠江南北》（一九五〇，三下圖書公司）等成為散文的樣版。這種散文基調高亢激昂，時事性和通訊性壓倒文學性。一九六〇年前後，這羣時事性散文家力圖改變這種散文體式，著意強化散文的詩意，但其基調又是對紅太陽的謳歌，華麗的辭藻仍然掩蓋不住其內容的空疏，因此，又流入「台閣體」的格局。直到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劉賓雁、蘇曉康、戴晴等的報告文學，巴金的懺悔文學，冰心的散記文學和一羣中青年作家的散文才打破這種「代聖賢立言」的格局。對於這些散文，特別是報告文學，其文學價值常有爭議，但它的道義水平之高，社會震撼力之大，卻是不容忽視的文學現象。

獨白時代之二：從獨白到轉達意識形態的獨霸

本文爲了避免和以往自己寫過的文章重複，選取小說爲論述對象，兼顧話劇，並且以「從獨白的時代到複調的時代」這一角度來敘述大陸四十年文學。

我用「獨白」和「複調」這兩個中心概念說明，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大陸文學大體是獨白的時代，而經過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上半期的過渡，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之後大體上進入了複調時代。我從俄國文學理論家巴赫金借用「獨白」與「複調」這兩個概念，在此文中主要不是說明小說的文本，而是說明一個時代的美學原則和文學生態。

所謂複調性小說，是指多聲部人物思想的共時表現和各自具有獨立品格的多重對話形式的運用。^① 對話中的兩個聲音是人類生存中最小的必要因素，這就是始終處於對立之中的「我」與「他者」。而「我」與「他者」之雙音，雖對立，則均具有存在的充分理由。作爲複調性的文學時代，它至少具有兩個標誌：(1)這個時代不只是存在一種主導的、公認的、壓倒一切的聲音，也不只存在一種壓倒一切的對

注釋：

- ① 巴赫金認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偉大，正是他稟賦了傾聽時代對話的才能，不只是注意自身的聲音，而且注重種種不同聲音之間的對話關係。「他不只是聆聽時代主導的、公認的、響亮的聲音（不論它是官方的還是非官方的）而且也聆聽那微弱的聲音和觀念。」引自李幼蒸的《理論符號學導論》，頁二二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文學的全能的認識和取代一切的創作方式；(2)構成這個時代的主要作品，所依據的不是作家先驗的獨白原則構成的作品，而是雙音或多音的對話式作品，即這些作品存在著作者自身意識和自身之外衆多「他者」意識的對話。作品的敘述和價值評價不再納入作者意識的統一系統內。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大陸文學，從總體上說，正是一個獨白的時代，而且是一個從文學獨白走向文學獨斷和文學獨霸的時代。這種獨白，在政治觀念上是馬克思主義政治意識形態的獨白；在文學觀念上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列寧的文學黨性原則的獨白；在創作方式上則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稱「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兩結合」方式）的獨白。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批判政治與文學分離的二元論，確定文學服從政治並統一於政治的一元論。這種一元論，就是政治話語主宰和壟斷文學話語的一元性霸權，它不僅把文學變成單一的獨白形式而且把文學變成政治獨白的轉達形式。一九四九年後二、三十年間大陸文學最突出、最基本的特徵，就是文學成為高度統一的政治獨白的表達和演繹，政治意識形態成為文學創作的前提，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歷史的全盤性解釋成為文學敘述的根據和構架。因此，這個時期的文學就形成一個中心意識形態所覆蓋的封閉性系統。這個系統內的某些作品也有文學價值，但總的說來，顏色和聲音是單一的。一九四八年三月，郭沫若發表著名的《斥反動文藝》一文^①，把藍、桃紅、黃、白、黑等五種顏色的文學，即沈從文所

① 原載香港《大眾文藝叢刊》一集，收入《沫若文集》第十三卷。

代表的「桃紅色文學」，蕭乾所代表的「黑色文學」，朱光潛所代表的「藍色文學」以及衆多上半紀中國作家所寫作的被命名爲「黃色文學」與「白色文學」等文學現象，統統界定爲「反動文藝」，這就表明，在高度統一的封閉系統裏，是不容許其他聲音存在的。從二、三十年代開始就進入文壇的非革命文學範圍內的老作家在踏入這個新的獨白時代時，有的意識到自己已無寫作權利，於是沉默，如沈從文、蕭乾等；有的則未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仍然帶著浪漫的期待和改造自己的熱情硬要踏入這個被主流意識形態所籠罩的獨白系統，這在文學理論領域中有朱光潛先生等，在文學創作中有老舍、巴金等。但是，不管朱光潛先生怎樣誠懇地自我批判，一些自稱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家總是說他是反動的唯心論。而老舍、巴金等則無論如何滿腔熱情地謳歌新中國，也最終被視爲階級異己作家。僅在一九五〇年，老舍就發表了《龍鬚溝》和《方珍珠》兩個純粹謳歌性話劇劇本，一九五一年又發表了《過新年》、《柳樹井》、《生日》等劇本。一九五二年他發表了《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之後又更熱情地創作了《春華秋實》、《西望長安》、《茶館》、《紅大院》、《女店員》、《全家福》、《青蛙騎手》、《寶船》等劇本和小說。而巴金則在一九五一年出版了《華沙城的節日》，之後又親自奔赴抗美援朝前線並寫作了《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平壤》、《朝鮮戰地的春夜》等一系列戰地通訊文學，一九五三年又寫了《一個英雄連隊的生活》和出版了《保衛和平的人們》一書。一個聞名於世的「老秀才」，不僅遇到「兵」而且還到戰火烽煙的前線以全部生命的激情擁抱士兵和謳歌士兵，這是何等的赤誠。然而，這種赤誠並沒有被接受，正像阿Q被認爲不配姓趙不配進入趙太爺的話語獨白系統一樣，他們始終被視爲不配稱作無產階級作家而不配進入主流話語系統。「你配姓趙嗎？」這個鄙視之後便是一個響亮的巴掌，於是，巴金很快就被指責爲「宣